

短論·觀察·隨筆

無私者無畏

——讀《胡風家書》

• 馮 異

翻開《胡風家書》^①（下引只註日期和頁碼），我就先看第八集。它收入了1952年7月19日胡風應周揚「我們將討論你的文藝思想」的約請到北京後寫給梅志的信。此前，《人民日報》在6月8日就已轉載了舒蕪發表於5月25日《長江日報》上的文章〈從頭學習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〉，並在編者

按中指出，存在着「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」（頁276），由此也就可知「討論」是怎麼回事了。我想知道在強大的壓力下，胡風的心情如何，他是如何應對這場「討論」的。這些當然只有從《胡風家書》的第八集中才能看到。

胡風對過去對他的批評和這次「討論」的用意，看得很清楚。他在7月30日信中說：「他們的目的，是要你屈服，聽話，然後，做一個奴才。如此而已罷？」（頁283）真是一針見血！胡風當然不願意當奴才，否則，他早就跪下了，那就不會有當時的「討論」，更不會有後來的「批判」了。在7月28日信中，他說：「昨天星期，和幾個人吃飯，談了很久。一致的意見是：不存任何幻想，但只有堅持原則到底。但當然，得轉環的時候就轉環。但這；談何容易呢！」（頁281）「一致的意見」也就是胡風的意見。只是在當時的形勢下，這樣做是困難重重的。因為對手們都身居高位、手握重權，不達目的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。

《胡風家書》書影



這封信還說到他和陳家康的「長談」：「晚上，又與家康作了長談。上次談話的結果，歸納成了這一點：上策，靜聽他們批評，是錯的地方檢討，不錯的地方不理，也不反撥（駁）；中策，一句話不說，另外做甚麼工作或做研究去；下策，公開討論，成一對立的形勢。他說下策萬萬不可取。……還有，對我過去沒有處好人事，說了很多。不用說，是一個人事問題。但誰也不肯承認是人事問題。就是如此。上次談話中，他說，你向來批評人，現在就是要你也認一次錯。也就是所謂拿下架子的問題。」（頁281-82）

陳家康只是說「下策萬萬不可取」，其實上、中二策也是「萬萬不可取」的。他們既要你「屈服，聽話，然後，做一個奴才」，怎麼會讓你「不錯的地方不理」，「另外做甚麼工作或做研究去」呢？至於「公開討論，成一對立的形勢」，那是更不可能的了。

這是一個「人事問題」，而且是30年代就形成了的「人事問題」。但現在不僅僅是一個「人事問題」了。當年是平等的文藝論爭，現在是上下級關係：一方大權在握，要你做「奴才」；一方則是無權無勢的「文藝工作者」，只有聽候發落的份兒。胡風畢竟是文人，冷靜的時候問題看得很清楚，感情一激動，就難免滋生「幻想」。

胡風倒沒有忘記舒蕪。8月15日信中說：「他們現在依靠方無恥（舒蕪，原名方管）為法寶，這一着不做完他們是不甘心的。」「他們很想把凡是和我有關的人都打得出來檢討，這樣，他們才可以安心。」（頁291-92）

「討論」終於開始了。9月6日信中大致談了會上的情況：「大約三時開會，開到將近七時。子周（周揚）主席



胡風與夫人梅志

開場，鳳姐（丁玲）幫腔要我說『心裏話』。不得已，把《報》上那封信〔《文藝報》擬將刊出舒蕪的〈致路翎的公開信〉〕的『意見』分析了。三花〔不詳〕慌了，聲明了那是『斷章取義』，但撲上來，要談總的精神，談路線。子周又反撲。接着胡繩、何詩人〔何其芳〕、三花、王朝聞（他只敷衍地談了幾點）、默涵〔林默涵〕反撲，都是空話，壓人的大帽子，口氣是非檢討不可。子周收場，也是非檢討不可。總的希望是要承認唯心論、反毛路線。收場前我對事實聲明了幾句。」（頁303）這實際上是一場圍攻。關鍵是周揚收場時說的那句話：「承認唯心論、反毛路線。」

經過這次「討論」，胡風也想到了自己的兩個「錯誤」：一，「他們不對也得對。這幾年來，我們當作一個爭『真理』的問題看，那是基本的錯誤，我們太不懂這個社會了」；二，「三年來，我犯了錯誤，沒有站住腳，保護一些生機，這個損失真是太大了，太大了！這要影響到幾十年的形勢，非得有新人出來，而且是在黨內站（佔）

高位的人出來，情形是不能改變的。」(頁304)這是大徹大悟後沉痛的自我「檢討」。然而，他的對手們所要的當然並不是這樣的「檢討」。

胡風也說到他今後的打算：「好罷，我們將要好好過，不問別人，專管自己，撫養好我們的孩子。我們再生一個，那也會一定是聰明而正直的人。」(頁304-305)「不問別人，專管自己」，這是胡風在絕望之餘洩氣的想法。事實上，你「不問別人」，「別人」也會「不問」你麼？把你千里迢迢從上海「請」到北京來，能讓你如此逍遙自在「專管自己」麼？

信中的這樣幾句話，也說明胡風的想法是不可能實現的：「收場語說：下次會要擴大，是進一步的恐嚇。還說，無恥要來云。」(頁303)事實上這絕不是「進一步的恐嚇」。12月12日信中說到第二次「討論」的情況：「昨晚開了會，林、馮、何三位轟了一陣。……師爺(胡喬木)昨晚都出了席，可見隆重。」(頁349)信中也提到了舒蕪：「至於無恥，已經成了藥渣，恐怕再不生甚麼作用了。」(頁350)這時就說舒蕪已成「藥渣」，未免為時過早。從舒蕪後來的作為看，胡風無疑是低估了他的能量了。

12月17日信中談到「最後一次會」的情況：「昨天忙了一天。最後一次會，晚八時到一時過或二時左右。發言者有胡、邵、艾、田、子周，還有師爺。兩次，師爺都參加了，可見嚴重程度。內容不必說了，應有盡有。至於態度，理論上給以根本否定，政治立場卻給以全盤肯定。態度，是好的。結論呢，要我自己做。」(頁350)胡喬木兩次出席會議，胡風也意識到了「嚴重程度」。政治上既已「全盤肯定」，如果換一個人，低一下頭，「根

本否定」自己的理論，至少可躲過一時。但胡風的文藝理論是他一生探索的成果，他願意「給以根本否定」麼？

說狼來了，舒蕪也真來了。他也不能不來。卒子過了河，還能由得了自己麼？同年9月14日信中，胡風寫道：「無恥，昨天來會見了。三時多來的，一道到公園喝茶，再到小館吃麵(他會的賬)，又回到這裏，坐到十時過才去。我和往日一樣，對他『親切』得很。他很神氣，提了不少『意見』，裏面都安着有帽子，好像等我去戴上似的。我不反駁，讓他好好吐出來。這好得很，我看見了他的狼心狗肺了。他正奉命寫關於我的文章。」(頁307-308)9月29日信中說舒蕪「頗為得意」，「他寫了一篇八九千字的文章，批評我的，交給林(默涵)去了。論點還是和我談過的一些，完全是耍花樣，在邏輯概念上騙人……」(頁312)10月5日信中說：「無恥關於我之文，聽說被評為『很不好』，大概要他重寫罷。」(頁316)10月19日信中又說：「無恥關於我的文章，他們不要了，現在專要他寫自己的檢討，云。」(頁326)

從《胡風家書》中可以看出，舒蕪真可謂「智勇兼備」，臨陣倒戈，自己躲過了一劫，後來還成了京官，其智令人欽佩。本以為他從此羞於見人，不料竟上門來見被他出賣的友人，侃侃其談，還「提了不少『意見』」，其勇也難有出其右者。不過舒蕪既已倒戈，還要寫甚麼「檢討」呢？9月26日信中說：「林副長(林默涵)來約到公園談了五個鐘頭。明白了：他們對無恥向有懷疑，有的說是從延安出來的；劉鄧大軍過後他從家鄉『逃』出來的事，他們也曉得，大概還成為懷疑根據之一；到底是否叛徒，說

還不明白……」(頁311)「他們」要舒蕪寫的，是否就是這些歷史問題的「檢討」呢？舒蕪竭力「揭發」胡風，想不到自己也會被迫寫「檢討」吧。這真像是一則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」寓言的重演了。

舒蕪揭發路翎、揭發胡風，還「一直做遂凡(綠原)的工作，想和他一樣。」(11月7日，頁337)「和他一樣」，意即要綠原也和舒蕪一樣「揭發」胡風。舒蕪正「頗為得意」的時候，卻被他所投靠的極左路線打成了右派份子。舒蕪這時真成了胡風說的「藥渣」，只有倒掉了事。但他到這時似乎仍無自知之明。綠原在〈胡風和我〉一文中回憶舒蕪在1955年後的一些做法②：

1970年下放幹校初期，忽然又搞起了清查「516反革命集團」的鬥爭。其中被揭發的罪行竟有一條是，「通過重審胡風反革命集團，炮打周總理。」從「揭發劉少奇包庇」一下子變成「炮打周總理」，簡直令人目瞪口呆。且說舒蕪和我在幹校同一個連隊，他這時政治熱情重新勃發，貼了滿牆的大字報，揭發「516反革命集團」要胡風骨幹份子寫材料，就是在搞「重審、炮打」的陰謀，等等。像1955年一樣，他又當眾將了我一軍，彷彿我在運動初期被迫寫材料，就是幫着「516」份子炮打周總理似的。好在今非昔比，群眾通情達理，我並沒有因此被揪出來陪鬥。

我倒是通過更多其他事例，對這位「老朋友」進一步有所理解。當年拿私信揭發胡風不消說了，據說1957年反右開始，他又把馮雪峰對他私下談的關於社會主義民主的一些話公布出來，為批判馮雪峰提供了重要

證據(李輝：《胡風集團冤案始末》，頁285)。這次在幹校，除了上述大字報外，還在小組會上揭發了一個解放前在三聯書店工作過的「走資派」，後者曾經同他閒談過，當年三聯的普通工作人員待遇僅夠餬口，而老闆卻有錢買房子……這時他把這段閒談揭發出來，作為那位「走資派」配合「516」份子「炮打周總理」的證據，因為三聯書店當年是由周總理領導的，攻擊三聯上下級待遇不平等，不就間接攻擊了周總理嗎？自不待言，在落實政策過程中，那位「走資派」因此多少遇到了麻煩。

舒蕪聰明過人，但聰明人往往也有糊塗的時候。他炮製出了一個「胡風反革命集團」，自以為立了大功，「頗為得意」，不料兩年後就被打成了右派份子，本以為他應該有所省悟了，但是不，他又揭發了馮雪峰、綠原和那個三聯書店的「走資派」……罪名都大得嚇人。他以為每一次「揭發」都會為他帶來好運，似乎並無進退失據之感。他在《回歸五四》一書中有一段看似沉痛的自責③：

由我的〈關於胡風的宗派主義〉，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〈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〉，雖非我始料所及，但是它導致了那樣一大冤獄，那麼多人受到迫害，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，乃至失智發狂，各式慘死，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時期幾乎全部的好友，特別是一貫摯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風，我對他們的苦難，有我應負的一份沉重的責任。

在讀完這樣一段懺悔文字之後，誰能不為它的「真誠」而感動呢？

但且慢「感動」。舒蕪在看見自己賣友求榮所導致的結果之後，竟然再一次揭發他「青年時期幾乎全部好友」之一的綠原；對「一貫摯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風」，在被他整得「失智發狂」之後，在《舒蕪口述自傳》中卻又對他大撥污水④。

舒蕪因揭發有功，被調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，一度與紅學家周汝昌先生共事。周汝昌在〈「小說組長」的記憶力〉一文中云：「我在拙文中偶然提及昔年在出版社當編輯時曾『榮任』過小說組組長之事。今蒙老同仁舒蕪先生特為此點撰寫專文〈張友鸞乎？周汝昌乎？〉發於報端，意謂據他所記憶的小說組長是張公，而不是我。」「事雖不大，唯恐有人留心，記下一筆賬，說我是造謠者。此『門』不可開，宜慎防後果之難料。」⑤五十年了，周先生對舒蕪仍心有餘悸，「事雖不大」，但怕他故技重施，「從而說我是造謠者」。

在《胡風家書》第八集中，涉及的最主要的兩個人物是周揚和舒蕪。我在這裏對舒蕪多費了點筆墨，想來不會是多餘的吧。

我們再回頭來看《胡風家書》。10月31日信中又提到舒蕪：「昨天一個會，無恥來了，我沒有理他。今天，嗣興〔路翎〕把他拿給嗣興的（本意要給我的）一個提綱拿來了，是『自我批判』，同時證明我和他一樣。一派胡說，耍邏輯把戲，這是他想最後出賣的一手了。如果能出賣成功，那就是『天』沒有眼了。」（頁333）「無恥來了」，一定是講了話的。他不能不講話，不敢不講話。把他弄到北京來參加「討論」，就是要他講話的。但胡風蔑視他，不屑一提。不過他的出賣後來是成功了的。胡風太單純，他仍然

把這次「討論」只「當作一個爭『真理』的問題看」。

當然，把胡風從上海「請」到北京來，只是在會上說說是不行的，空口無憑，還得寫書面「檢討」。胡風把這叫做「阿Q供詞」。10月24日信中說：「前天開始寫那篇阿Q供詞，寫了一千多字就很難寫下去。你知道，我是沒有真情就寫不出一行字來的。」（頁329）「沒有貪污也承認是大老虎，不是特務的人也承認是特務，那心情，我現在懂得了。」（頁330）

11月1日信中又說到這「供詞」：「供詞在寫，一節還沒有寫完。這一節不但不是檢討，簡直是反攻。這是關於『主觀精神』的，不能不照實寫，否則，他們抓住了就要歪曲成唯心論的結論的。」（頁335）胡風寫「供詞」，「主要的是使他們好下台」（10月24日，頁329），卻沒有考慮如何使自己「好下台」。因此他「不能不照實寫」，這就「不是檢討，簡直是反攻」了。這一定是篇奇文，只可惜我們不可能見到。

據說胡風的「阿Q供詞」終於還是寫成了，題名〈一段時間，幾點回憶〉，但沒有讓他發表。「討論」要求他「承認唯心論、反毛路線」，他卻連「唯心論」也不認賬，豈有過關之理！但話說回來，如果胡風「承認唯心論、反毛路線」，再拉上幾個人墊背，那就完全和舒蕪一樣了，還要「討論」甚麼、「檢討」甚麼呢？

12月25日信中說：「無恥昨天走了，去找了嗣興，還來信向我『辭行』呢！」（頁355）從語氣看，胡風對舒蕪的這種做法，事先是不曾料到的，感到很詫異。

胡風是詩人，彷彿不食人間煙火。他心裏想的只是如何維護自己多

年來苦心探索出來的文藝理論，對其他則一概不問。因此他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說：「我年紀還不老，為了人民，一定要在這個領域上為後人開闢生路的。」(8月31日，頁300)「我們正直地走自己的路。……但要我歪曲真理，那是萬萬做不到的。」(10月3日，頁315)「我們正直，……我們決不能歪曲真理。」(10月5日，頁317)「今天我是可以自豪的，在這樣重的壓力下面，我還是平靜而且忠誠的，我要做這個時代底一個平凡但卻忠貞不苟的人。」(10月9日，頁319)「甚麼委屈都可以，但要委曲真理，那是萬萬不行的。這一線，已經枯死了，我還能再做幫兇麼？……歷史上，為真理而被燒死的人都有，我們算甚麼呢！我們要愉快地過活，無愧地工作，其他的一切，都不會使我們顧忌的。」(10月12日，頁321-22)……

建國後，與胡風結怨數十年的對手已身居高位，對他生殺予奪只消一句話而已。胡風愚鈍，明知把他「請」到北京來就是要他俯首認罪，改過自新，他卻還要「為保衛真理而鬥爭」，「為後人開闢生路」，「做這個時代底一個平凡但卻忠貞不苟的人」。於是，順理成章地造就了〈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〉和〈現實主義的路，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？〉的發表^⑥。不過，只能如此而已；再要有所舉措，也無計可施了。舒蕪適時地奉上了胡風給他的私信，並掐頭去尾，巧為之註。這對胡風的對手們來說是正合孤意。於是，胡風和他的友人們就從「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」上升為「反黨集團」，並進而上升為「反革命集團」。至此，胡風即使不「承認唯心論、反毛路線」，也是「唯心論、反毛路線」了。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

胡風在北京，壓力如此之大、處境如此之險，可謂命懸一線；如果換一個人，必然會惶惶不可終日。但胡風的心境卻出奇的平靜：「你不要以為我難過。不，我心地光明，決不會難過的。」(8月15日，頁292)他還「學會了打撲克，可以找到文藝圈子以外的熟人打打的。」(1953年2月3日，頁380)「現在的玩，都是下象棋、打百分，原來，這些東西也是大有用處的。」(1月13日，頁365)這也許是傻冒，也許就是應了那句耳熟能詳的話：「無私者無畏。」

匆匆讀完胡風的這些家書，匆匆寫下了這一點讀後感，最後再加上一句題外話作結：文革開始，胡風當年的對手們也都陷入了羅網。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

註釋

- ① 曉風選編：《胡風家書》(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7)。
- ② 綠原：〈胡風和我〉，載曉風主編：《我與胡風》，下冊(銀川：寧夏人民出版社，2003)，頁608-609。
- ③ 舒蕪：〈後序〉，載《回歸五四》(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9)，頁690。
- ④ 舒蕪口述，許福蘆撰寫：《舒蕪口述自傳》(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2)。
- ⑤ 周汝昌：〈「小說組長」的記憶力〉，《中華讀書報》，2001年1月17日。
- ⑥ 林默涵：〈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〉、何其芳：〈現實主義的路，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？〉，載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：《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論文彙集》，第二集(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1955)，頁49-68；69-92。